

寻访草堂

罗昭伦(重庆)

大凡读书人到山东曲阜，一定要去孔庙。而到了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也一定不会放弃去寻访杜甫草堂。

坐落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旁的杜甫草堂，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小桥流水、曲径通幽、鸟语花香的园林式农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从有诗圣、诗史之称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可以看出，当年这里只不过是几间避风遮雨的破茅庐罢了。昔日的几间破茅庐演变成如今园林式的旅游胜地，这是当年穷困潦倒的杜甫未曾想到的。

成都自古为富庶之地，又是中国历史上经历战乱最少的地方之一。有那么多的帝王宫殿、将相府第、富豪宅第，几间茅屋实在是寒酸而渺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历史的车轮常常不循常规，让那些豪宅华府转眼便消失了，而让几间茅屋得以流传于世，由后人加以渲染美化，正应了那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古训。

“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草堂正门的这副对联，便是出自杜甫《怀锦水居止》诗中的句子。冒雨步入草堂，透过茫茫雨帘，满目尽是参天古木和青翠葱郁。庄严肃穆而又古朴典雅的祠宇，掩映在苍楠翠竹之间，在雨雾中显得朦胧而又幽静深邃。草堂内溪流环绕，竹木葱茏，亭台楼阁掩映在花丛中。草堂的建筑、园林、藏品和积聚的文化内涵，已不仅仅是诗圣一人的纪念祠，而更是后人缅怀一代诗宗、发思古之幽情、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方旅游胜地。

位于诗史堂中的铜色杜甫像，古朴庄重，栩栩如生。铜像呈跪姿状，身材略显精瘦，以较为抽象和夸张的艺术造型，表现了诗人饱经忧患的一生和他忧国忧民的不解情怀。在此驻足凝视，似乎感觉时光已经倒流回到1200多年前。诗人正漂泊在江河之上。他跪立船头，手抚诗卷，头部微仰，双眉紧蹙，仿佛正向苍天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沉重慨叹。

草堂内，扑面而来而来的绿，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小桥、流水、梅园、竹林交错其中。除各种树木外，竹算是这里的一大特色了。苦竹、金竹、斑竹、绵竹……而最多的可能要算

楠木了，一株株楠木就像巨人似的。一株株，一片片，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尤其是这里的慈竹，一垄一垄的，满目皆是。这里的每一个建筑几乎都掩映在浓绿丛中，就像被一个硕大的绿盖子罩着一样。穿行其中，让人既可发思古之幽思，又可享大自然的浪漫。

在大廊内，我看到了杜甫草堂全景国画，以及他的生平事迹介绍。公元712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公元759年，49岁的杜甫为躲避安史之乱，从陕西流亡至成都。在朋友严武的帮助下，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旁盖了这三间茅房，从此结束了长达一年的漂泊生活。草堂便是杜甫的最后一个定居点。在这里，杜甫断断续续住了五年时间，多少享受到一点生活的乐趣。从他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中可以看出：“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他也曾看到过“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美景。尽管杜甫热爱山水，但他更热爱的是生活，有别于陶渊明、王维等人，他没有沉湎于山水田园之中，逃避于现实生活之外。公元765年，严武去世后，杜甫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留安，从此又过着浪迹天涯的生活。

草堂内的诗史堂，是纪念性祠宇的中心建筑。杜甫的诗歌，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素有“以诗证史，以诗补史”的说法，故被誉为诗史，该建筑也因此而得名。厅堂中央安置的杜甫半身铜像，系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所塑。塑像两侧，是朱德撰写的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这副对联道出了杜甫和草堂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杜甫一生足迹遍及九州，早年游历齐赵、吴越，晚年流离巴蜀、荆湘。居住在草堂以后的十一年间，他的人生虽跌入了最低谷，但创作却达到了顶峰。入川后作诗千余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其思想境界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走出大廊，与古柏苍翠气势相衬的是清翠欲滴、清幽宜人的郁郁葱葱。掩映在竹林树丛中的茅屋景区，竹篱围护，茅草覆顶，黄泥涂壁。徜徉在这里，看到的是依杜诗“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的意境而

开凿的浣花溪景点；有依杜诗“柴门不正逐江开”“柴门古道旁”而建的低矮的柴门；有依杜诗“楠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近根开药圃，接叶制茅亭”而建的茅亭、楠树和药圃；更有依杜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而建的写景点“西岭”。而我看到的庄严肃穆、气势不凡的草堂，早已不是杜诗圣亲手结茅为庐，暂得安生之地了。

草堂的小径十分幽雅，大多是一些竹子和无名古树，一阵微风吹来，飒飒作响的竹叶散发着清凉的感觉。在曲径旁，亭亭玉立着一池荷叶。只可惜这个季节没有荷花，找来找去，满池的荷叶中连一朵荷花也未看见。有幅荷花画得很让我感动，其他荷花的叶子大多是画的脉络清晰，绿油油的，即使大写意的墨荷也看得出荷的生气，这幅画画的就是“残荷”，谷黄的荷叶倒垂着，似乎荷的根茎不堪重负，低下了它的头。白色的荷有一片片花瓣斜伸出来，有些楚楚可怜地绽开着，虽比不上那些荷的多彩多姿，但却打动了我的心。

站在草堂旧址门口，我看了很久，也想了很多，却没有敢进去。希望还是保留它在我心里的古老和历史，尽管后人已经把它破坏得没有什么值得怀念的东西了。可它在我心目中，还是有着一如往常的诗情画意。并不遗憾没有看见它的真容，倒是怕看过了才会真正的遗憾。于是，很平静地沿着盆景园窄窄的小路走着。小路虽小，抬头却能见树叶间斑驳斑驳的蓝天和白云……

草堂园林编印的小册子告诉我，从五代的韦庄重建开始，经过宋、元、明、清历代的修葺扩建，草堂屡屡兴衰。如今，粉墙青瓦、简朴无华的建筑，虽早已没有官殿庙宇的恢宏气势，但丰富的内涵，诗人故居和纪念祠的独特性，和庭园内楠木的青翠苍翠、竹的清幽秀丽、柏的质朴细腻、荷的幽雅素洁，真正令我深深感受到草堂在喧嚣尘世中的返璞归真。

其实，草堂是否为杜诗圣当年所建已不重要了。来到这里的人们心中一定会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那简朴的茅屋，一定会为诗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而有所感获。

“芒种，是多么美的名字，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承担是芒种……有时候感觉到那一丝丝落下的阳光，也是芒种。”这是林清玄的芒种。品味着作家清新诗意的文字，我仿佛已置身故乡热火朝天的芒种时节，与父老乡亲一起挥汗如雨，“栽秧割麦两头忙”。

芒种开始，田野里弥漫着成熟的麦香，温热的风儿吹过，翻滚的麦浪舞动成一片金色的海洋，一望无际延伸至天边，夏收、夏种、夏田管理的繁忙景象也因此呈现了出来。成熟的小麦要收割，若赶上阴雨天，容易扑倒、发芽、霉烂。为了不使快到手的粮食毁于一旦，家家户内必须抓住短暂的晴好天气抢收。

清晰记得，那时天才刚麻麻亮，一家人伴着布谷鸟清脆的鸣叫声，裹一身长衣长裤，拿着镰刀急忙赶往麦田。偌大的麦田，在一次弯腰左手挽麦，右手执镰用力后拉中，将麦子一片片割下，密密匝匝摆了一地。无论老幼，明明累得腰痛，腿酸，掌心起泡，可个个斗志昂扬，劲头不减。

一块田里麦子割完后，立即人推、牛拉的，把麦子运到场里，均匀摊开后，吆喝着牛马拉起吱吱扭扭的石碾、石磨，或在拖拉机的轰鸣中，开始打场。麦粒脱落后，大人们将麦秸刚刚翻堆在一旁，我和小伙伴们争相在麦秸堆上打滚，捉迷藏，或蹦迪，闻着麦秸散发的清香，别提玩得有多带劲了。嬉笑打闹中，不觉已是虫鸣蛙叫，星辰漫天，大人们撑起一盏盏昏黄的马灯，手持木锨一锨接一锨迎风扬麦了，木锨翻飞，麦糠灰尘漫天飞舞，丰收的喜悦顿时把夏日的夜晚撩拨得热气腾腾。

麦子抢收完毕，遍地裸露着鲜亮的麦茬，正在召唤乡亲们赶紧播种。这时，绿油油的棉花苗、西瓜苗和红薯苗等迫不及待需要移栽，黄豆、玉米、花生等种子也急着与土地相拥。“芒种不种，过后落空”。全村上下根据自家所栽种的庄稼，有的全家上阵，有的兵分多路，打响了声势浩大的夏种秋收战役。

于我而言，这时牵着牛，跟着父亲忙在田里犁地，待水灌满后，开始耙地，一块块麦田，在我们的平整下，变得好似一面镜子，静静地横陈在阳光下。而母亲那边带着弟弟们在秧苗池里，忙着将秧苗拔下，捆扎成一个个秧把。

插秧开始了，起先还觉得新鲜，可当从清晨忙到暮色四合，不停地弯着腰，从田的这头到田的那头，倍感腰酸腿疼，连腰好像都直不起来了。但每每想到手中的一把新绿，到了秋天，就变成金灿灿的稻谷和喷香的米饭时，所有辛苦便一扫而光，振作起精神，将生活的愿景欢快地植入泥土，让其尽快沐浴夏日的阳光慢慢生长。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对母亲当年插秧教唱的童谣依然耳熟能详：“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因为插秧的动作要领是倒退着的，为的是秧苗向前铺陈开来。至今吟唱，对我仍是莫大的启迪。

芒种是夏收，也是播种。眼下，现代化机械已取代了传统的耕种模式，可在一收一种忙碌间，芒种蕴藏的朴素内涵却从未改变：只有用心耕耘，才会有沉甸甸的收获！种地如此，人生亦然。

着搬过来往。工地上，保险公司的赔偿款已经到位了，离还你们的工钱还差个大缺口，我思前想后，决定把房子卖了，把我卖了，钱都在卡里，麻烦你帮忙给大家伙发放所有欠款。

二楞子愣住了，瞪大了眼睛，双手哆嗦着。麦穗把卡塞给二楞子说，快拿着吧，大家都不容易，辛苦了一年了。欠债不还，天经地义。

二楞子扭身对讨账的队伍喊了一声：弟兄们，咱明年各就各位，我挑大梁带着大伙一起干，嫂子是我们的旗帜，她到哪儿，咱跟到哪儿。

二楞子一瘸一拐地跳上车，拧开钥匙，发动了汽车，冲着玻璃窗喊一嗓子，麦穗，我是瘸子，不配你。

麦穗着急了，说好的三个月后结婚，怎么变卦呢。

二楞子扔下一句话，钱算我借给你的。

和彷徨。人在异乡，前途未卜，寂寞孤独，即便是一个谈不上好感的男人，都可以让刘红勤疑似遇到了爱情；张纪爱依然屡败屡爱，遇到喜欢的男人就愿意做一只扑火的飞蛾。

令人钦佩的是，郑小琼并没有板起面孔居高临下地指责和批判，而是带着温暖平视笔下人物。在小说的结尾，她写道：“车子开得越来越快，大海越来越远，只有明亮的车灯像两朵盛开的花一样，照亮黑夜。”我愿意固执地理解为，这是作者文心慈悲的自然体现，以诗一般的意象祝福刘红勤和张纪爱及所有的打工仔直面现实，在“失落”中开出花来，照亮未来的生活。

芒种时节两头忙

马晓婧(安徽)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47 期

锦里诗苑

一闪而过的念头

(组诗)
夏涛(福建)

往昔焰火

升腾而起的，不全是欢欣
还有回忆，重整曾经的笑靥
每个不眠之夜都在点燃
思念的导火线

昙花为夜空绽放，欢乐时光是
花季，一生只为一瞬惊艳
稍纵即逝，是肉眼所见的
短暂，也能成为永恒

寄往天堂的彩色信笺
无法恢复所有美丽的片段
今夜的星空便是
往昔焰火的背景墙

年轮又添了一圈
天，黎明总会把绚烂
消磨得平平淡淡

又一个春天

爆竹有意无意，惊扰了大地的梦
春花似火，融化了所有的雪
满怀疲惫的绿，赶集般地过来
盛装相迎的站台，陌生地笑逐颜开

日子，经过一季的冷藏
淌着泪出现，成为清翠模样
反复示范着生意盎然
借着风，洒遍每一个角落

象征春的哨响，依然回荡
1.5 的距离，依然保持
口罩掩饰忧伤和许多
理所应当与不可名状
看到孤独，不一定理解
莫辜负一片春光

晴朗的清明

阳光，不合时宜地明媚着
似乎忘记了往年
欲断魂的模样

云朵飘忽着，忘了守着白
天空辽阔着，忘了守着蓝
鸟儿毫无顾忌，唱着快乐的歌

你欣慰地笑了

镜框的灰尘掩饰不住表情
多年以后才明白，并非只有
泪水和雨水，才能承载绵绵思念

碑石不语，是一种坚定的表达
赓续磁性，阴阳两极沉默成诗
虚拟重逢的时光，牵手
晴朗，是春天最好的韵脚

呼吸的石头

曾经棱角分明，巨浪拍打
还会呐喊助威，吼出震耳强音
记不清岁月还是潮水
教会沉默，尽管顽固依旧

坚守是与生俱来的个性
浪花和泡沫升腾，阳光照耀
折射成海市蜃楼的壮观
浮躁蚀骨，石心岿然不动

或许，遥不可及的是补天梦
吐纳之间，心安即为家
石头坐地成禅

手工

忽略切割的疼痛
用粗砺的手打磨
刻刀之光，折射出
执着和隐忍

石屑轻盈，落地无声
岁月，纯粹而锋利
刻出沟沟坎坎
向死而生，才能留名

阴文或阳文，各安天命
血凝印泥，为履历盖章
石头的灵魂掷地有声

桃花事

春天总会迷失方向
逆流而上，也许是陶令
在桃花源头藏着佳酿
历经千年，依旧陶醉了脸

再没有更适合悠游的河
每一个毛细孔都为之舒展
麻木多少年的冷淡
仿佛只为这一次的浪漫
而准备。携手登船
心，不真实地荡漾

这个心花怒放的季节
好想告诉你，粉红色的梦
与年龄性别无关

清明，说好不忧伤

别问，说再见是否再相见
也别问，今年清明
为何阳光灿烂

许多年来，纷纷扰扰
只是老天的坏习惯
灰蒙蒙的背景，渐渐讨人嫌

几只乌鸦，天真的蓝
几簇野鸟啄着露珠
唤醒大地的绿，泥土的香
溪流潺潺，不倦地唠叨

早说好，清明不忧伤
别问，眼角为何晶莹
今天的阳光，有彼此
强烈的愿望

钥匙

常常忘了珍惜，因为
能轻易开启，自由来去
太过熟悉，连见面时的
简单问候也觉多余

也忘了，那曾是黑洞
深邃，需要仰望与探索
岁月打磨成枯井
无知无趣，限制想象

当远方召唤离开
背后的关注，全是浅见
也许有一天，生绣的守望
需要唤醒那一缕阳光

归来吧，你所有的坎坷曲折
这里都有与之契合的纹路

无法停止的荡漾

冰封的镜面，隔绝浑浊与寒冷
镜框后笑靥如昨，投入
波心微漾，重生
一个永恒的秘境

终于读懂，肋骨的隐忍，不舍
漠然，是一位母亲对骨血的
最后支撑。心硬如礁咆哮
狂涛，盖过无数呐喊

日子，在无中思念有
潮涌不息，无法停歇地
还原温柔和喋喋不休

不是什么白

许是凤的颜色，拼落成
芦花、雪片、炊烟以及那个名字

是肋骨还原本质
厌倦了尘世的浑浊，毅然决然
割舍，升腾，给回忆
保留了纯粹的底色

燃一柱清香，于无中思念有
那白不是什么白，那只是
我永远抹不去的盐

一闪而过的念头
是火花抑或闪电
是蓄谋已久还是一见钟情

掉进沼泽前，以为那是蜜罐
卷进漩涡前，彼岸花开春暖

别为诗写安上翅膀，欲望
不是想象，而是枷锁

一滴水，投入波心
倒海翻江

我的老屋，怕火
别在我的黑夜许下毒誓



职场故事

麦穗还在睡梦中，家门被拍得山响，麦穗着急忙慌打开门，门口站满了来要账的人。

为首的是一二楞子，尖着嗓子吼叫，你家男人刚走了，你倒是睡得香。

麦穗揉揉哭得红肿的眼泡说，大哥兄弟们都请进来说话，大清早的，别惊动了邻居休息。

二楞子啪地地点燃一根烟，猛吸了几口说，我们来得晚了，你准喝空城计。咱打开窗户说亮话，秋生活着的时候，带着我们在工地上干了快一年的活，到年底，该结账了，他却出意外了。他死了，我们可得活着啊，欠我们的工钱总得有个了结吧？

后面的人随声附和，是啊，老婆孩子都等着工钱过年呢。

麦穗的眼泪叭叭掉下来了，刚要张口说话，二楞子掐灭烟狠狠扔地上说，少来这一套啊，你别哭天抹泪装可怜，谁可怜我们啊？我们跟你非亲非故的，你家倒霉，大家伙不能跟着你家一起倒霉吧。

锦里侃山

翻开《青年文学》2021年第五期的目录，看到小说版块头条的标题《深夜去海边》，我的好奇心顿生，脑海里中都在“鼓泡”，猜想谁会深夜去海边，和谁去？去干嘛？着急慌了捧读，又有一种被作者郑小琼“耍”了的感觉：两个女人在阳光明媚的春日午后，坐在满满楼窗边靠窗的位置上。一个满腹心事，欲言又止；一个心不在焉，抱着手机刷视频。在一座号称“世界工厂”的城市里，她与千千万万的外来打工仔有何特别？是背井离乡来这打工十八九年？还是都离异了？说好的深夜和海边呢？

不过，我这个急性子并没有浮躁，读得敷衍。兴许是读多了“技术主义至上”的作品，太容易被郑小琼轻灵自由的小说语言所吸引。就如荤菜吃多了，看到酸菜就开胃。更兼得在几个月前，我就被郑小琼的短篇小说《事如秋雨来》《中国作家》2021年第一期）提神过。我们川西坝子的几个写小说的人多次在茶聚时讨论其文学魅力，已毫厘之年的小说家张宗政先生激情难抑，还创作并发表了一篇读后感，大赞《事如秋雨来》是揭橥了人性之美的深度和丰富性的一篇佳作。因此，我对郑

小琼的作品充满信心。

然而，希望退却后，无言的失落随着夜色无边无际地弥漫。就像是刘红勤和张纪爱打工了十几年的城市，曾经繁华热闹的工业区正一个个消失；就像是留下她俩十一年青春的美丽制衣厂，白瓷砖的围墙边长满了杂草，蓝漆厂门锈迹斑斑，红色的招牌上“厂”字不见了；就像刘红勤直到现在都想不到谁正把她追到手，在日子刚有点起色时会抛弃她，去喜欢另一个女人；就像张纪爱从吵雨到晴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留住前夫……

郑小琼有深切的打工经历，写下过大量的反映打工生活的诗作，《深夜去海边》虽然是小说，却真实地记录了两个遭受婚姻背叛和伤害的女人对未来的迷茫

麦穗

赵海英(河北)

麦穗擦干眼泪说，你们回家对对账，看看俺家秋生总共欠你们多少钱，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偿还。

二楞子转了转眼珠说，你用的是缓兵之策吧？把我们哄哄回去，你再想法开溜。

麦穗苦笑着说，我能溜到哪儿去？家里还有俩正上中学的孩子。别管我钻天拱地，想啥办法，年前一定把欠你们的工钱结清。

二楞子掏出手机说，让我记下你的电话，随时联系你。等麦穗随身带的手机唱响了，二楞子冲讨账的人群挥挥手，先散了吧，离过年没几天了，咱天天换着岗，堵她家的门。

没过三天，麦穗门口来了一辆货车，跳下来几个人开始往车上装东西。二楞子呼哧呼哧跑过来，堵住了门口，指着正在搬家的麦穗大声叫嚷，你这娘们，答应还钱答应得很阔气，原来是支走我们，你带着东西想跑。你别做梦了，又不是蚂蚁搬家，我们看不到，这么大的动静，聋子也能听到，我已经打了电话，弟兄们说到就到，你插翅难逃了。

一个正搬桌子的跛脚男人，挡住了麦穗的前面，撸起了袖管说，别欺负孤儿寡母的，你小子积点口德吧。麦穗答应嫁给我这个瘸子，唯一的条件是三天之内，准备好10万块钱的礼金。

麦穗轻轻放下秋生的遗像，从怀里掏出一张卡说，我也不想搬走，可是买主急

在失落中开出花来

——郑小琼《深夜去海边》读后感

墨安(四川)